

叶芝和他的《库尔湖上的野天鹅》

刘 爱 仪

“美丽的秋色笼罩着树林，/树林中延伸着干燥的小路，/十月的晚霞衬着寂静的天空/映照在库尔湖的水面上，/盈盈湖水上有天鹅五十九，/绕着水中卵石在飘游”。这是爱尔兰著名诗人叶芝(1865—1939)的诗《库尔湖上的野天鹅》第一段的诗句。这几行诗寥寥数语就把一幅秋天美景的图画呈现在读者面前，并把读者带入幽静的秋天树林中，使之漫步在干燥的蜿蜒的小路上，站在盈盈的库尔湖边，观看那五十九只美丽的野天鹅在水面上怡然自得地静静飘游。

这是一首描写天鹅的抒情诗。既有描写，也有抒情，但更多的是抒情。诗人为什么着意描写秋天的天鹅呢？天鹅又象征什么？诗人通过天鹅抒发一种什么感情？

《库尔湖上的野天鹅》这首诗写于1916年10月，于1917年6月发表在《小评论》杂志上。诗的第一段描写了秋天树林里宁静的湖面上那一群浮游的天鹅。但在整首诗中，诗人之意并非秋色的描写，也不在对天鹅的歌颂。诗人在诗中全然流露出的是一种悲观、失望、沮丧和孤独的感情。

这还得从叶芝第一次到库尔庄园时说起。

库尔庄园是格莱戈里夫人的房产。庄园内是一片树林，绿叶葱葱，林中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树林旁就是库尔湖。湖上有一大群野天鹅，时而在水上游来游去，时而展翅在湖面上空飞翔。叶芝第一次光临库尔庄园是在1896年，在那儿他结识了格莱戈里夫人。1897年，叶芝再次到库尔庄园拜访格莱戈里夫人。当时，叶芝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中：他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年青女子，她就是爱尔兰有名的民族主义者和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莫德·恭。他俩1889年初次见面时，叶芝就被她的魅力和美貌所吸引，对她一见钟情。此后，叶芝多次向她求爱。但莫德·恭只愿意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愿与他结成良缘。叶芝为此十分痛苦。在失恋的煎熬下，叶芝郁郁寡欢，健康每况愈下。正如叶芝在他的《自传》一书中回忆道：“1897年我在库尔庄园过夏天。当时我正陷入极度悲痛的爱情之中。多年来它一直占据着我的思想，在若干年内它仍将占据着我的思想”。叶芝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于1897年来到库尔庄园拜访格莱戈里夫人的。

格莱戈里夫人是爱尔兰著名爱国主义剧作家，当时她已四十五岁。她——一个心地善良的妇女——见叶芝正处在失恋的痛苦漩涡中，便邀他一起到乡下去，到农民中收集爱尔兰古老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神话等，希望能使叶芝情绪安定一些。格莱戈里夫人自己多年来也致力于收集爱尔兰古老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并把它们译成简易英文，旨在让爱尔兰年青的一代懂得自己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豪感。

叶芝十分钦佩格莱戈里夫人的爱国热情以及她为振兴爱尔兰文化所作的努力。格莱戈里夫人也十分仰慕叶芝的才华和品德。两人在1897年夏天那次见面时促膝交谈，十分投机。他们从爱尔兰民族的苦难谈到爱尔兰的未来。两人都希望为爱尔兰的民族独立尽自己的努力。

就在与格莱戈里夫人的这一次会见中，叶芝向她表达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愿望——成立一个剧团，专门上演爱尔兰作家写的以爱尔兰为内容、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剧本，以唤起爱尔兰人民的民族感情，恢复爱尔兰古老的文化传统，从而掀起一个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运动。格莱戈里夫人完全支持这一倡议。在他俩的努力下，和约翰·辛等其他作家一起，于1902年成立了爱尔兰国家剧团，后又于1904年改为艾比剧团。叶芝是这个剧团的领导人。叶芝和格莱戈里夫人都为这个剧团写过许多剧本。这个剧团在爱尔兰史上是空前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内容。因此，1897年叶芝在库尔庄园与格莱戈里夫人的会见，在叶芝一生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叶芝曾经把这一年视为改变了她生活道路的一年。

这一年，叶芝在库尔庄园度过了整整一个夏天。在这儿，他和格莱戈里夫人一起白天到乡下去收集爱尔兰民间传说和故事，晚上共同把它们译成英文。闲暇中，他们经常来到库尔湖边，观看那一大群在水面上飘游的野天鹅。叶芝把他对莫德·恭的怀念，对爱情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寄托在这几十只洁白的野天鹅中。看着这平静的湖面和浮游的天鹅，他悲叹自己在爱情上的失意，但仍幻想着有一天他能获得莫德·恭的爱情。叶芝虽然因失恋而消沉，但在这幽静的库尔庄园里，在格莱戈里夫人的关怀下，他的健康日见好转，情绪也日渐平静。从这一年起，叶芝便专心致力于艾比剧团的工作，他与格莱戈里夫人的交往也就越加频繁。他多次到库尔庄园，在那儿度过了很多个假日和夏日，并写下了许多诗歌。当时的叶芝，正当三十出头，精力旺盛，雄心勃勃。他在诗坛上已开始崭露头角，初步享有声誉。自1897年在库尔庄园拜访了格莱戈里夫人之后，受她的启发和影响（当然也有其他人的影响），叶芝参加了一些爱国主义的政治活动。他热情地为艾比剧团写剧本，亲自挑选演员，组织演出。他还亲自带领艾比剧团到美国演出，使该团名气大振。但艾比剧团的活动，只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在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它也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通向爱尔兰独立自由的道路坎坷不平。爱国者进行的斗争屡遭挫折。到了1916年，爱尔兰的爱国者举行复活节起义，却惨遭英国政府的镇压而失败。在这次起义中，叶芝的一些亲密朋友牺牲了，爱尔兰的独立未能实现。叶芝为此非常忧虑。他担心着爱尔兰人民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也就在1916年，莫德·恭的丈夫由于参加领导复活节起义而被处死。他死后，叶芝又一次向莫德·恭求婚，但又一次遭到拒绝。叶芝继而向她的养女伊沙尔特·恭求爱，想以此寄托他对莫德·恭的感情，但也未能如愿。爱情上的又一次失意，使叶芝精神上十分痛苦。他感到无限的孤独：他的朋友牺牲了，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自由遥遥无期。他所钟情的莫德·恭又一次拒绝了他，就连她的养女也嫌他老而不愿与他相爱。这在精神上对叶芝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的，1916年的叶芝已是五十一岁的人了。他1896年第一次到库尔庄园，1897年在库尔庄园与格莱戈里夫人成为心腹之交。

自1897年到1916年，足足过去了十九年。这十九年，是叶芝生活道路中一个转变的时期。他从早期回避现实，追求神秘主义到这时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中，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为爱尔兰的独立做了一些工作。他在诗歌中转而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他这时对爱尔兰前途的忧虑，对为民族独立而牺牲的朋友的同情，以及自己爱情受到挫折的痛苦。就在1916年10月，叶芝又一次来到库尔庄园拜访格莱戈里夫人。他怀着无比失望、悲观的心情重游库尔庄园，重临库尔湖畔。他又和格莱戈里夫人一起观看那群“光辉的天鹅”。天鹅如昔，景物依旧：“盈盈湖水上有天鹅五十九，/绕着水中卵石在飘游”。此情此景，怎不使叶芝感触万分呢？他不由得想起了十九年前他初到库尔湖的情景：“自从那年我第一次来到湖边，/也是在这样一个傍晚，/我听见天鹅在我头上振翅飞翔”。那年，叶芝才三十二岁，正是豆蔻年

华，爱情的挫折并没有熄灭他心中的爱情之火，他身上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和热情。正如诗中所说，他那时“脚步还轻盈敏捷”。十九年过去了，现在他旧地重游。湖水，秋色仍是那样迷人，天鹅仍是那样“神秘和美丽”。但是他自己“全变了”，一切也都“全变了”。1916年的他，已是五十一岁。他的青春——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已经逝去。他的青春是孤独的，陪伴他的是没有归宿的爱情。如果说，十九年前他还有“激情和勇气”，那么现在，这一切都消逝了。看着眼前的天鹅一对对，一双双，亲密无间地在水中浮游，叶芝不禁想到自己的年迈。这时，他不仅对爱尔兰前途悲观，对自己也感到失望了。他曾梦想爱尔兰成为一片到处是绿色，洒满阳光的土地，但是，通过什么途径能使梦想变成现实呢？他茫然了。就他个人来说，他心里一直爱着莫德·恭，从未爱过别的女子，所以一直没有结婚。只是到了1916年，当莫德·恭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拒绝他时，他才确实感到失望，意识到他再也不可能与她结合了。于是在1917年，当他五十二岁时，他才与一位叫乔治·海德·丽斯的女子结了婚。但他对莫德·恭的爱情却始终不渝。

他和格莱戈里夫人站在库尔湖畔，观看那一大群野天鹅。据格莱戈里夫人后来写道：“湖上有一群野天鹅正在水面上静静浮游，忽然拍打着翅膀喧闹地飞向天空，绕着库尔湖盘旋了好几个圈。不一会，天鹅重又降落在湖面上。然后，所有的天鹅都游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去休憩，似乎在那儿他们可以避免人类的烦扰，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宁静和安闲。当时叶芝一面看着这有趣的景象，一面数着天鹅的数目”。这天鹅触动了诗人的心灵，叩开了他心中诗的窗扉。于是，一首描写天鹅的诗，抒发失望、悲观之情，孤独之感，便随即诞生了。诗人写道：“不知疲倦的天鹅成对成双，/相亲相爱在水中并肩而游，/时而极力向上方飞翔，/他们的心还是那么年青，/不论他们游向何方，/总有激情和勇气陪伴。”诗人想起他逝去的青春，失去的爱情。天鹅成双成对，相亲相爱并肩而游，他们还年青。而这时的叶芝已经五十一岁了。天鹅还有激情和勇气，就象十九年前的他一样。现在，他的勇气和激情如流水般地逝去了。他为了她，孤身过了五十一个春秋。他从一个满怀激情的青年变成一个孤独的老人了。他也想到他那些在复活节起义中牺牲了的朋友。那逝去的一切，失去的一切再也不会回来了。难怪叶芝此时是多么的伤心，多么的消沉！“现在看着他们使我心碎”。他在诗的最后一段写道：“但有朝我醒来，他们已飞去，/将在哪个湖滨歇息？/在哪个芦荡安居？”在这儿，天鹅变成了爱情和青春的象征。诗人把自己伤逝的情感寄托在天鹅之中。天鹅之飞去，象征他的青春和爱情已经消逝，他的激情和勇气也已一去不复返了。他感到空前的孤独。叶芝当时的这种情感，说明了他的思想品德。他对莫德·恭的爱情纯真而执着，虽然最终不能和她结成伉俪，但叶芝对她的爱到老不衰。叶芝怀念他失去的朋友，说明他对友谊的忠诚；他为民族的命运，前途耽忧，说明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尔兰。但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作为诗人的叶芝，遇到挫折时感到失望，迷惘，悲观，是不可避免的。他没有很坚强的意志，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摆脱这样一种处境。1916至1917年之后，叶芝便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他仍继续写诗，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艺术的态度。他晚年的诗集《塔楼》，《最后的诗歌》等，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虽然1922年他出任爱尔兰自由邦的议员，但他只是管管教育方面的事务而已。1928年他就辞职离去。晚年他决心退出政治舞台而转向宗教寻求慰藉。这些都在他晚年的诗歌里有所体现。但叶芝对莫德·恭的爱情却至死方尽。